

# 蔡姑妈无事不知

蔡小容

蔡姑妈是我爸爸的老同事。我爸爸到曙光钟表店工作的那年，她才十八岁，他还叫过她“春秀妹妹”。我们家影集里有一张春秀年轻时照片：瓜子脸，笑生双眉，颇有几分水秀，梳两根长辫子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是妈妈一个人去的医院，我爸爸让她“先去”，说他“就来”，我妈觉得痛得不行了又转回来一次叫他，他还不动，不慌不忙在上班。蔡姑妈第一个赶到医院，看到我，回店里告诉我爸爸：“是个儿子！”他很高兴，跑去医院，结果是我。

在我小时候，经常在钟表店修理车间玩的年头，蔡姑妈家里已经有两个大姐姐了。她家就在钟表店旁边，只隔一条小马路，位于三岔路口，是一栋两层旧房，可以到楼上去晾晒、观望。横的中山路，直的解放路，站在楼顶上转弯抹角可以看到270°，每天街头巷尾的人来人往、鸡飞狗跳，蔡姑妈尽收眼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条街上曾出过轰动全城的社会新闻，就是在她家门口发生的，她看得比谁都清楚。蔡姑妈无事不知。

修理车间里一人一桌拼成长排，每两排面对面并着，隔了过道则背对背。但进门的这一小块是个飞地，就只有一人一桌，全都同向，一共四排。蔡姑妈是面对门外楼梯的第一排，所以谁来了也是她第一个知道。她后面是个很老很瘦的老头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像蔡姑妈家里的男人，究竟是不是呢？没法问。老头后面是万厚大，非常肥壮的中年汉子，跟他的名字绝配。万厚大后面就是我爸爸，我爸爸后面是材料柜，靠墙了。

一天蔡姑妈拿出两条新的红花手绢，说给我一条，她一条。她把手绢折成一只老鼠，顺便教我——左右翻折，一卷到底，中间是身子，一头伸出个角，另一头拉出来，是尾巴——往我口袋里一塞。我把头凑近蔡姑妈的耳朵，低低地问：“那个，坐你后面的人，是不是，你屋里那个呀？”

我的声音太低了，因为不好说，也说得断断续续，说了几遍蔡姑妈才听懂了。“哦，不是。他好老喔！”她哈哈地笑起来。

蔡姑妈跟万厚大打过一架。万厚大人不算坏，但说话喜欢阴阳怪气的，又损，听起来很坏。

那天万厚大上班时放了个屁。春秀

在前排就吓了一声。

“……喝了老子的屁，还吐壳壳。”万厚大说。

春秀一听就转身绕过桌子朝他扑过去。不晓得厚大动手没有，是大夏天，他穿个背心，春秀把他胸前抓出好几道。事后店里开会批评，万厚大跟女同志打架，要赔礼道歉，扣半个月工资。他后来再不敢惹春秀。

“我指甲缝里都是他的肉屑，他好肥哟！”几十年后蔡姑妈跟我讲起这事，哈哈大笑。

几十年后——那是九十年代中了，我爸爸生重病不再上班，几年下来，来看他的人少了。蔡姑妈也退休了，还是隔一阵就来一回，来就给他带几包维维豆奶。我爸爸自从做放疗化疗后就没再吃一口饭，每天只喝维维豆奶。他一生爱吃甜东西，放疗化疗摧毁了他的胃口，只有豆奶还能喝。每天他用大搪瓷缸冲几袋豆奶，够一天的量，凉了就放炉子上炖热，继续喝。维维豆奶真该请他去拍广告：“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，七年里，每天只喝我们的豆奶……”

七年后我爸爸走了。蔡姑妈闻讯来我家，坐下就大哭。哭后就问各种事情怎么办，医药费怎么办，要找哪些人。我们没找哪些人，就去医院结算了费用，按流程办了丧礼，钟表店的老职工们都来了，好几十人依次坐下单位的大巴，都是我小时候天天见到的熟面孔：蔡姑妈、李妈妈、万厚大……只是从前年轻的他们都老了。我跟他们一一握手，站在台上致辞，感觉时间把人颠了个个儿——从前他们说，我听；现在我说，他们听。

之后准备安葬，蔡姑妈往我家跑了

几趟，说公墓太贵，她去找附近山上的地，给山民一些钱就行了，她自己的爹就葬在那座山上。拗不过她热心撞掇，我们跟她去看了一次，要进山了，她远远指着山头说：“喏，我爸爸在那儿守门。”我们还是决定就在公墓。后来上坟，蔡姑妈也一起去了，之后再来我家一起吃顿饭。

蔡姑妈每天走东家串西家，东家西家短，哪家的事她都知道都要管，退休在家，忙的事顶一个居委会主任的专职工作。一旦有事，她不仅出主意，还陪着居委会街道派出所民政局劳动局人事局到处跑。我以我们家的事来测算，真不知道她的时间怎么够分配到那么多人身上。

她也经常约人出去玩，她的信息多，知道哪儿好玩。她来约我妈，我妈不去。我妈一个人在家看电视，除了买菜散步看报，哪儿也不去。有一回去，跟着一大帮婆婆妈妈们，去河对岸的村子里春秀的一个亲戚家。亲戚承包了一块果园，秋天满树的蜜桔都熟了。春秀说：“你们都去摘桔子呀！”婆婆妈妈们就都去摘，摘了装在自己的包里，又吃又装，有说有笑。我妈说不好意思，就在哪里吃了一个桔子。我也担心那天怎么收场，结果亲戚还留她们吃了饭才走。

不记得是哪一年的暑假，我大概有三十岁了，回宜昌跟妈妈在街上走，碰到蔡姑妈。蔡姑妈问我最近身体怎样，我妈照例答说，不好。蔡姑妈突然把我妈数落了一顿。“你这样！”她说：“老说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。你这大姑娘乖，你就天天说你这病那病；你那个小的不听话不懂事，你就什么都

不说，就由她什么都不管，你还倒过来管她。造孽你这个老大是个操心的，天天听你说这些她心里不得安生！……”妈妈听她数落不吭声，我在旁边听得呆了。——你怎么知道，蔡姑妈？你怎么说得这么准？我没有告诉过你啊，我当时也还没觉得不公平啊。

又过了十多年。我在美国，妈妈病危，我们辗转两天飞了又飞赶回来，再一天后她去世了。我回家去取东西，不知道该先办哪一样，找什么东西都找不着，四壁萧然，六神无主。这时有人敲门，我开门一看，蔡姑妈和李妈妈手挽手站在门口，我一下就哭起来。但我不知道她们怎么知道的，我妈妈是从医院回家洗澡再回医院后就昏迷了，没有跟谁联系，我回来也没有跟她们联系。

“你妈就是知道她要走了，才回家洗澡的呀！”蔡姑妈后来说，在我告诉她事情经过时。

妈妈的房子里堆满了各种东西，全是破烂不堪的东西，如果外人来看，肯定是会直接让收破烂的来全部拉走的，但那就是我父母几十年的全部家当。只有我认为这些东西有价值，它们是我对家、对父母的记忆，清走了我的家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我的确什么东西都找不到，包括我一直知道在哪儿的我父亲的公墓证，因为它是买的双墓，给我妈妈下葬是需要的，但它就是不在一直在的五屉柜里。直到我办完丧事，再回家收拾，突然看见五屉柜上有一张折好的纸，打开看，就是公墓证，是妈妈放在那里的。

“哎！你妈就是知道她要走了，所以把这个找出来放在桌面上呀！”蔡姑妈拍着手说。

是了，的确是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妈

妈把我救了，没让我坠入一个可怕的深渊。她几十年备受各种病痛折磨，病一直紧紧抓住她不放，到最后她直觉终于要结束了。她已住院了一段时间，貌似好转，准备出院了，特地回家一趟洗个澡。在医院里是不方便洗澡，不过要出院了其实也不必提前回家一趟洗澡。她洗澡的同时还把衣服丢进洗衣机洗了，但没有晾，几天后我从美国回来才晾上了。妈妈把五屉柜里的公墓证找出来放在柜面上，再回医院，随即陷入昏迷。假如她早一步，在家就昏迷了，我的后半生将无法想象——没有人能联系到她，我不能，医生也不能，她将倒在家里多日不为人所知。巧的是，我偏偏知道医生的电话，巧的是之前妈妈告诉了我一声：“这回又是潘医生管我呢！”大约一年前我们网购了吸氧机送到家里，妈妈不会安装，是潘医生来我家给她安装的，所以我记得潘医生的电话。我在美国联系不上妈妈，打给潘医生，他说她好些了，快出院了。再过两三天我打我妈妈的电话，就

是护士接的了：“她情况很不好！她从家里回到医院就昏迷了！”……

蔡姑妈无事不知，把我不知道的补齐，让我在心里不断反刍。

妈妈的丧礼上，我讲了蔡姑妈刚刚告诉我的一件事——

“你妈这一辈子，遭孽！”蔡姑妈说，“你爸爸脾气又怪，又不晓得体贴人，她又太吃得起苦。他们结了婚三年你妈才从广东迁过来，她坐火车到武汉，你爸爸到武汉去接她来宜昌。他们先来店里，我在楼上看到，嗨哟！你爸爸甩着两只手在前面走，你妈一个人挑着行李担子跟在后面！”

妈妈从几千里外挑过来的行李，我知道的就有：一副床板，一顶粗纱帐，床单被面，四季衣服，客家人做擂茶的陶钵……

接下来的两年我家还有很不小的麻烦事。父母都不在了，天大的麻烦事也该我接下来扛到肩头。我回宜昌，还是蔡姑妈她们陪着我东奔西跑，并拿主意。蔡姑妈那年七十六了。“反正，我还能动么，我就要出门。容儿，你这么多白头发，你比我还老啦……”

再到2022年的年末，全国上下几乎所有人都病了一场。我打电话给八十岁的蔡姑妈，电话里听见人声嘈杂。“蔡姑妈，您怎么样了呀？”

“小容呀？我还好，发了一天烧，第二天就退了。谢谢你关心。但是我妹妹走了。我们现在一大家子人才从山上下来。”

2021.9.14;2022.11.19;2023.1.13



## 1. 杨涉系唐朝末代宰相，身处

丧乱之世，一直活得如履薄冰。拜相之日，全家也无一丝毫喜庆气氛，倒像是落难似的哭成一团，是一桩蛮黑色幽默的事情。朱温篡唐之际，杨涉对家人说：“吾不能脱此网罗，祸将至矣，必累尔等。”确实，以杨涉的身份，当时既“闪辞”不得，又“藏匿”不能，有些事还非得他出面不可。后来朱温登基，须有个前朝献玺仪式以充门面，便属杨涉的份内事务。献吧，很可能被扣一顶压力山大的帽子；不献吧，自然不乏替代的人选，但自家老小的性命恐堪虞。这时杨凝式问父亲道：“大人为宰相，而国家至此，不可谓之无过，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，保富贵，其如千载之后云何？”语气铮然，年纪不大即明了“身后骂名”的干系。不过杨涉只用了四个字便把儿子给镇住了：“汝灭吾族。”杨涉何出此言？实因当时的情形，前朝臣子居住的街衢里巷早已密布朱温的暗探，可谓隔墙有耳，人皆股票。杨凝式一听此言，深感骇然，据说当天就变得痴痴癫癫，从此以无师自通的演技，伴狂充癡人。“杨风(疯)子”这个绰号，即由此得来。

杨涉后来玺照献，官照做，摇身一变，又当上了后梁的宰相。杨凝式作为宰相之子，仕途之外别无选项。令人讶异的是，他一做官就来了个横跨五代(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)，直至老死。起初多次因病离岗，是个位阶不高的闲官，且从不与人争名夺利。加之平日里性情狂诞，总是稀里糊涂，看上去不像是辅世庸民之才，故而对谁都构不成威胁。所以得了一样好：即便说错话、办错事，同僚们也不予计较，还经常为其开脱。我想，这和杨凝式自小受其父亲影响有关，他深知“刚强是惹祸之胎”的道理，故早就把名利“放下”，以求乱世自保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虽然“屡请致仕”，竟还一路官至少傅、少师及太子太保的高位。

说实在的，杨凝式的父亲杨涉与史

上诸多能吏争臣相比，只能算是寻常人物。杨凝式承父亲衣钵，虽也为自己披挂了一身似癫非癫的保护色，却也知道入戏不可太深，尤其不能辱没自己的一手绝活：书法！即便后人对他父亲有所轻视，却不能不仰起头来，高看一眼他的毛笔字，且把他定位为五代至宋初最出类拔萃的大书法家。苏轼不仅称杨凝式为“书之豪杰”，“笔迹雄杰”，自己每写完一幅字，若旁观者一致叫好倒未必得意，倘被夸一句“颇得杨风子神韵”，那是能美上几天的，可谓妥妥的一枚杨凝式的“迷弟”。许是哪儿痒挠哪儿吧？出自苏门篱墙的黄庭坚，在老师的《寒食帖》跋后语中，就特意提到有“杨少师笔意”云云。另有“它日东坡或见此书，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”一句，使苏轼是否见过这段跋语成谜，后人也未敢妄断。我想黄庭坚之所以这么说，不纯为讨苏轼的欢心，他曾“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”，称其“无一不造微入妙，当与吴生(道子)画为洛中二绝”；又说“由晋以来，难得脱然都无风土气似二王者，惟颜鲁公、杨少师仿佛大令尔”。对杨凝式的书法艺术属真心认同，而非随人妍媸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黄庭坚与苏轼在看待杨凝式书法上可谓品味趋同。苏门另一大书家米芾，也曾提到“唐末书画其卑，惟杨景度(杨凝式字)行书与颜鲁公壁坏屋漏同意”。可见有宋一代大书法家，无不对杨凝式书法艺术推崇备

# 杨凝式的壁上书写

喻军

至。故宋以后，常见“颜杨”并称，后人每提杨凝式，总以“承唐启宋”、“由唐人宋一大枢纽”誉之。

2. 杨凝式却有一样怪，喜欢拎着墨桶，游走各处，向壁而书。虽说题壁并非杨凝式首创，却在他这里集了大成。《旧五代史》说杨凝式身材瘦削矮小(体羸眇)，却乐于从事墙体榜书这样的重体力活，也算能人奇事。至于有人说宋江在浔阳楼包间白墙上题诗惹祸，和《瓮天胜语》载宋江“潜至李师师家，题‘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，可容狂客’”于壁，以及神行太保戴宗“唆使”宋江在大牢里装疯都是受了杨凝式的启发，虽有几分神似，权当笑话听即可，又没法征询施耐庵在情节处理上是否以杨凝式为原型。然题壁的事，在杨凝式这个“标杆”出现之后已属常见，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就是在庐山西林寺壁上的自书诗。后来发展到文人每至一地，必揽风墨，必先观赏壁上的诗文，加以诵读、传抄。周邦彦《浣溪沙》词中说道：“下马先寻题壁字，出门闲记榜村名。”当时不少无名诗人都想通过墙上题诗这一招，谋取名家的青眼以凭附增价。王安石、晏殊等大家均曾做过这方面的伯乐。

说到书法行为艺术或曰题壁的缘故，见白墙便手痒的杨凝式虽非开创者，却无疑为开派先驱。当年洛阳诸多名刹，为求杨凝式的墨宝，不是先打听他的门路，而是尽可能地多刷几道白墙。那雪亮的光芒，远远便能牵引杨凝式的目光，以至不招自来。来了也没二话，饱蘸浓墨挥笔即书。据说内容千奇百怪(他文采也厚)：字体东倒西歪(还有不少“造字”)；署名五花八门，什么“杨希白”、“希维居士”、“关西老农”等，

好像有意模糊自己的面目，纯以书艺示人。然笔走龙蛇间，他的才情、笔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宣泄。不知写完最后一笔时，是否会紧接着来个很帅的掷笔动作，然后再仰头咕咕咕咚饮一大口。但可以想象的是，他的周围，一定观者争睹，喝彩不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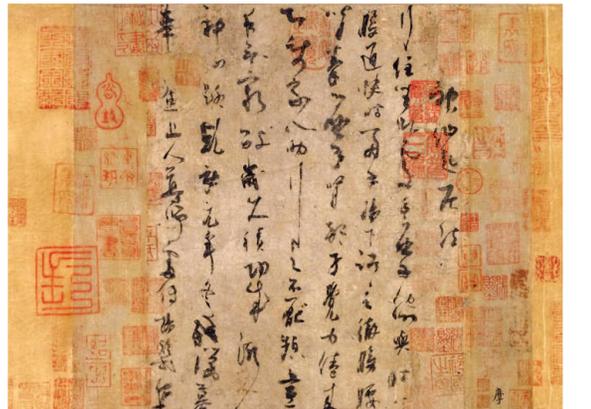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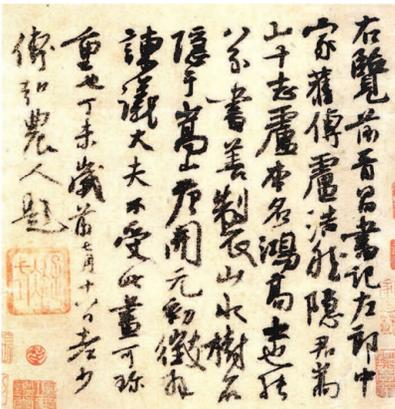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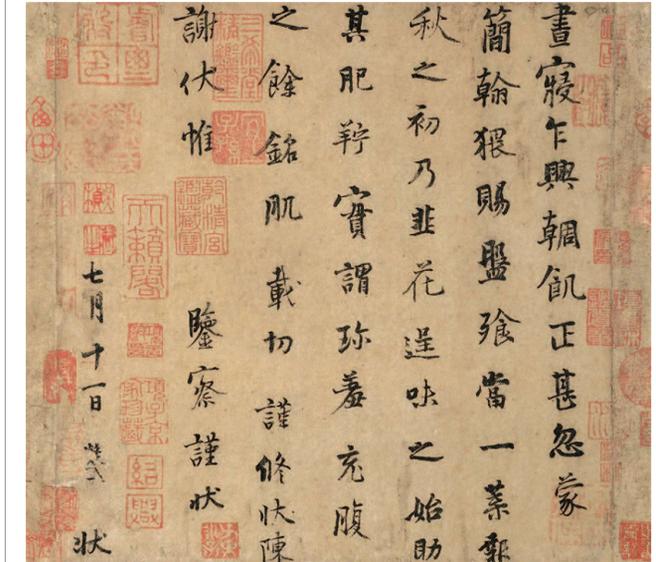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杨凝式的传世纸本仅剩《韭花帖》《神仙起居法帖》《夏热帖》《卢鸿草堂十志图跋》等寥寥数件，这肯定不是他作品的主要形制，原因不外乎他的大量精品力作，皆随自己的载体一同堵墙白墙的颓圯而湮没殆尽。可能杨凝式当年也没想过传世不传世的问题，他陶醉于书写过程，自得其乐，一俟完工，便拎着墨桶去下一堵白墙挥洒去了。这恰恰是最为本真和纯粹的艺术类型。说到传承，不禁为杨凝式和中国书法史捏了一把汗，倘无这几幅存世的尺牍，杨凝式大概率会无闻于后世。或有人拿王维反诘，其并无一件确切的真迹传世，不照样被冠以“南宗鼻祖”(董其昌语)和中国文人画的千古宗师吗？那是因为源流不同，相比于王维所处的盛唐，杨凝式明显处于相对弱势的五代。他只能在传承中求发展，不可能越出唐人书法的界域与之等量齐观。这便是王维没有任何传世真迹(有历代仿品和托名之作)而能成立，杨凝式却只能凭借这几幅尺牍跋语而幸存于中国书法史的原因。

让我们看看杨凝式注定无存的“墙书”究竟有多少：据《书小史》记载：“西洛寺观二百余所，题写几遍”，那可是200余幅榜书啊！如果换作纸本，即便流传个三五幅下来，都是书法史上罕有其匹的巨制！如今，当我面对收录着杨凝式存世尺牍的图册，不由感叹一个本已在墙体上被

“放大”的杨凝式，千年以后，只能收缩于寸楮之间。当然，擅写大字榜书的杨凝式，通过几幅小字，至少证明了他大、小字皆佳的超卓能力。况且对于书法艺术的评价，并不以尺幅大小作为要素，这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诸多书法真迹和珍贵摹本中可见一斑，大多尺幅不大，却成为书法史上风神道逸的神妙之品。杨凝式虽曾表示过平生不喜尺牍，然而今天的鉴赏者，却依然被这几件侥幸存世的高水平书迹所打动、所折服，并以此作为参照，重塑了那个在寺院壁间纵横挥洒的杨凝式。

3. 我曾多次临摹这几件法帖，纵然字数少得可怜，却可品耐嚼：《韭花帖》的楷法变体而上追王右军，系杨凝式最为重要的存世作品。原为罗振玉购藏，影印于《百衲斋藏历代名人法书》中，现已不知所踪。

古时常有筒牋往来一类随意写就的书品，内容多为日常琐事，正因此，才写得无拘无束、浑然天成。如王羲之的《雪霁晴时帖》、王献之的《鸭头丸帖》、陶弘景的《瘞鹤铭》等。杨凝式的《韭花帖》也不例外，亦属书法史上难得的垂世名作。字数不多，不妨照录：“晷寝乍兴，朝饥正甚，忽蒙简翰，猥赐盘飧。当一叶报秋之初，乃韭花逞味之始，助其肥腴，实谓珍羞，充腹之余，铭肌载切。谨修状陈谢，伏惟察察，谨状。七月十一日状。”事情实在微不足道：杨凝式“晷寝”醒来，腹中颇感饥饿，恰巧邻人(或友人)端来一盘韭花，还有切成薄片的羊肉。杨凝式下箸尝之，觉得味道鲜嫩爽口，不仅疗饥且解馋。正所谓秀才人情一张纸，杨凝式品尝后，不由踱至案旁作书。



自左至右依次为杨凝式《韭花帖》《卢鸿草堂十志图跋》《神仙起居法帖》